

1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6 1954

T/5 417 / 4298 B

楊升菴集

十三

廿三十四

出之伏欲而然邪想其院池壑樹木異草與  
一石一木亦一時之盛哉今則大出沒於  
以文一類無二十  
四有居廟旁者乎庶夫人物之廢與惜其可愛  
以交棄也乃以三牛隻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  
在白石民朱代遂立于亭之南地得身城而近  
以為際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後於  
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一

從子

有作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  
圖書館藏  
印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  
內江蕭如松

泰顛閔天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

而西土服

孟明

孟明始為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殽陵彭衙幸晉師  
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叔苦

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贊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强形勝巖險雄心於戈矛戰鬪技養於射獵獫驕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屈平

昭常景鯉不肯與秦地昭睢屈原止懷王入秦四臣皆楚同姓世臣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豈若江左王謝唐之崔柳易姓則爲

之佐命竊國則爲之奉璽誨盜黨賊樂萑利亡恬不知怪可勝誅乎

荀卿李斯吳公

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爲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信乎人之賢否在乎自立不係乎師友也

孔明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於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爲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一始猶存而光武舉

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  
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  
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  
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同訪

晉周 訪平杜弢之亂其子撫爲益州太守三十餘年  
平隗 又鄧定蕭敬文三寇撫子楚爲犍爲太守世在  
梁益 甚得物情平司馬勛之亂太和中妖賊李弘稱  
號改 年鳳皇楚遣其子瓊討平之瓊子虢字孟威不  
屈于苻堅可謂五世名臣矣

王旭

元人王旭上許魯齋書云僕以聖賢望先生而不敢  
以此俗待先生者待先生也昔孟子辭萬鍾於齊先  
生所以眷眷于此其必有以處此矣何如返蘇門之  
舊心臥西山之白雲遠斥洙泗之微言近考伊洛之  
正而旭也不敏請搢衣以書先生于文公之後觀其  
意甚深不與其仕元而欲其爲伯夷也嗚呼旭亦豪  
傑之士哉

房瑄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云

楊子華文集 卷之五十一  
天寶中瑄奏請遣諸王爲都統節度祿山見分鎮詔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瑄建此義可以爲社稷功司空圖云匈奴破膽指此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興工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可世也楊鐵崖詠史目之爲腐儒又以王衍比之過矣人故舉杜陵司空二詩以闡其幽房後謫廣漢有政法唐詩人詠房湖者多稱仰之今不悉記云

司馬溫公墓銘

范蜀公景仁作溫公墓銘曰皇皇我宋神器之重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人不聊生天

下詢詢險陂狡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蠹毒方復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終凡數百言皆指熙寧姦邪之狀先師李正公樂府碑可毀亦可建蓋棺事久乃見不見姦當碑但見姦臣傳信矣子友薛君采蕙嘗著論云易曰小人弗用必亂邦也夫小人之在位也或有創姦弊以變祖宗之法導逸欲以蠱君上之志基禍亂以召社稷之釁樹怨毒以失億兆之心懷苟且以誤國家之計行貪鄙以敗天下之俗害善人以塞衆正

之路布私人以成羣小之黨故國家之亂不可救也  
雖然小人之在位也亂從之而生及其去也亂之生  
也不從之而亡何者姦弊作而舊章壞矣逸欲入而  
君士心荒矣釁隙開而國勢危矣人心離而國本搖矣  
大計誤而事機失矣風俗敗而名教頽矣君子遠而  
正道微矣小人盛而禍變滋矣故國家不幸而用小  
人下惟兆亂于一時又將遺亂于無窮有國家者畏  
小人不可不嚴也退小人不可不力也冢宰羅整菴  
云唐之禍亂本于李林甫宋之禍亂本于王介甫李  
之禍唐本于心術不端王之禍宋本于學術不正二

公之言其亦有為而發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黃忠文公雷雪奏議

宋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黃忠文公具封事略曰  
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為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  
來交之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於六十四卦中  
凡涉震體取義尤嚴在復則曰以至日閉關欲其復  
之靜也在隨則曰響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  
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  
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欲心蕩之養之正食

不可以旨酒亂之至于重震之卦則曰恐懼修省恐  
懼在君心脩省在君政豈可以虛文責之有司百官  
哉黃公名裳字文叔蜀劍州人樓鑰稱之曰先見如  
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東坡蓋司馬公自  
以爲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識者以爲知言

趙天澤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官薄  
遊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蒼劉公伯溫一  
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溫對衆愕然  
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文曰蕭何拔韓信玄

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泝水之奇八陣之妙何由  
照耀後世其文載于翊運錄中方劉公之未遇也授  
之以卜法者曾義山而深奇預識者趙公也趙有吳  
江月一汎舟詩云餘霞歛遙岑微靄生江浦江行得  
良夜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  
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與同三高渺千古

韓魏公防閑之疎

韓魏公爲西帥夜有偷兒携匕首至臥公曰可取吾  
首去賊止取金帶而去史以爲美嗚呼兵事貴嚴公  
於周身之防疎矣此其罪也而以爲雅量謬哉幸而

林氏文集 卷之五十一  
賊有鉏麈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喪身辱國罪莫大焉

陳文惠公一言興邦

或言古之相臣有批勅焚詔碎麻者忠諫則忠諫矣若遇中材以下之主以不敬罪之何辭以逭余答之曰陳文惠公堯咨爲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堯咨不啓封來日奏曰今中官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附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不果立此諫轉移于談笑間可謂一言興邦矣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彈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是其本相盡露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



馬公金列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  
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  
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者之  
救可乎諺云無奈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  
事實頗也此言一出遂爲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  
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  
孔廟而無一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  
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  
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于廟庭私祠之于州縣  
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

五霸名訛

附

趙鵬飛

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于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  
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又曰其事  
則齊桓晉文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勾踐  
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蓋各徇戰國一  
時之稱慕而立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宋  
襄秦穆楚莊爲五荀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楚莊  
闔閭勾踐爲五二子之論旣殊則學者信吾夫子言  
足矣戰國之說不足據也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  
而聖人獨于威文有實予之辭首止葵丘之盟踐土

于温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  
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非私也凡以幸天下之有威  
文而不遂爲夷也若夫宋襄則固無成功吾前論之  
矣而秦繆楚莊闔閭勾踐皆爲中國患聖人何忍長  
其寇哉若闔閭勾踐皆逞兵以鬪其私尤無足稱據  
者春秋蓋夷狄之君子不道也而秦繆三敗不退孟  
明其悔咎之誓得列于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  
宋之危而隨許其平其義見稱于武子若二君者以  
爲夷狄之賢君則固也而遂與威文同列則鷓鴣無  
別矣秦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繆

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  
哉故書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隻字之褒也若  
楚莊者尤中國之害又非秦繆之比秦繆鬪私忿于  
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而莊之兵直犯中國滅庸  
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  
行以觀兵于周仗討罪之名以肆電于陳圍鄭圍宋  
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謂之賢者固如  
是乎吾嘗怪後世君子不闢荀孟之論而槩以五伯  
爲賢昧者遂伸秦繆楚莊于桓文之列則玉石無辯  
矣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之温庸可謂予秦楚乎吾故

辯之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破荀孟之論以直桓文  
非私意也春秋意也穀梁傳云交質子不及二伯亦  
可證春秋之世本無五伯之說也

齊桓晉文優劣

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  
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  
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  
而于温之會捷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鄆  
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  
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于桓公子今日文

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于桓公者罪亦多于桓  
公者也事速于桓公者義先壞于桓公者名盛于  
桓公者實衰于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  
掩義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  
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  
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  
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伉矣盟于虎則悖矣此桓  
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  
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  
常于是紊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

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  
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 裴氏世注史

裴松之字世期注三國志其子駟字龍駒注史記博  
洽雅麗可謂父子繼美

### 楊察兄弟

楊察字隱甫蜀之成都人宋史有傳亟稱其屬文雅  
緻有體弟寘與兄齊名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又蜀  
士在宋世三元三人陳堯叟楊寘何渙也亦可謂盛  
矣而郡志不載

### 沮誦王壑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永  
王壑同穿二江今但知有李永不知王壑鄭條與古  
文在歐陽脩前今人亦不有知鄭條也

### 筆諫醫諫

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穆宗知其以筆諫也柳公綽  
進太醫箴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曰卿愛朕深  
者蓋以醫諫也

### 戴石屏無行

戴石屏未遇時流寓江西武寧武寧富翁以女妻之

畱三年一日思歸詢其所以告以曾娶妻以白其父  
父怒妻宛曲解之盡以嫁奩贈之仍餞之以詞自投  
江而死其詞曰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畱汝揉碎花  
牋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  
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  
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嗚呼石屏可謂不仁不義之  
甚矣既誑良人女爲妻三年與盡而棄之又受其奩  
具而甘視其死俗有諺詞云孫飛虎好色柳盜蹠貪  
財殆兼之矣其爲人如此而台州猶祠于鄉賢何哉

火迫鄮侯

唐原休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  
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鄮侯宋南渡有郭某爲將  
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屏  
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於江上倉皇涕泣  
而匿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此  
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  
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  
稱之只以才學耳

圭里

高士傳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  
班白不負男女不錯行弘嘗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  
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  
不之官

張文成贊徐有功

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跄鴟梟之內直以  
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為大將者為  
太公望易為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為周公易為孔明  
難為刑官者為臯陶易

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

人乎

軒軒霞舉

李白見玄宗于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相如  
奏賦黃門飄飄有凌雲氣正可相對二子皆蜀人也

三俊五君

二陸與顧榮號三俊五君稽康阮籍劉伶向秀阮咸  
也竹林七賢有山濤王戎

雙鳳二龍

蔡邕崔實號雙鳳崔晏許受號二龍

舉身是膽

趙子龍一身都是膽

三國志

王雅舉身悉是膽

北史周文帝云

二孝子事相類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擾其傍皓烏鵲雀集于隴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挿墳獸銜土而壘隴

九州被

孔融評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九州被蓋錦文織九州也

粥飯僧

五代李愚為相誠非經濟才廢帝謂之粥飯僧亦宜

矣然其貧至無屋又欲依古以創禮其清儉好古何如哉後世欺君誤國納賄招權土功木妖與宮闕爭勝倍于偃月堂格天閣獻妻納女與嬪御爭麗倍于石季倫燕帖木又皆粥飯僧之罪人也

施全

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此正論也足以慰忠魂于地下矣續綱目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于文公遺意也近有人語予曰今之岳廟多鑄賊檜像跪縛於門外亦當鑄施全像坐于檜上持刀砍會庶為得之併識其語于此

伴食

盧懷慎身爲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士矜眩目前以爲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慎之爲唐計當于古人中求之史以伴食譏之是亦俗見也乎

王安石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旄字元鈞旉字元龍皆不以爲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已自省也元祐中

安國貶死旄及旉亦坐貶遠方所謂爲法自弊以不愛而及其所愛乎

又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僞君子也蓋真小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僞君子則旣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恕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



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  
卽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豈恕狐哉

王安石廟祀

王安石之誤國極矣死而從祀于孔子廟并其子雱  
以其小人之黨盛也楊龜山力闢之而不能勝至南  
渡以孝宗之賢而猶惑之以爲真聖人也乾道五年  
建寧布衣魏掞之請罷安石父子從祀不聽至理宗  
淳祐元年始黜之小人之黨易于欺世如此撫州有  
安石祠陸象山作記余曰祠不必立記亦不必作安  
石何功合于祀典乎

歇後

黃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自  
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  
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者滔滔皆鄭五之罪人也嗚  
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可矣又曰縻  
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末諸相率植  
黨與以持之縻之旣相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也  
進退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又跡其平生守廬州而盜  
不入境畱緡錢而盜不敢犯亦有過人者不謂之賢  
不可也

虞雍公功烈 名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筭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簡池劉巨濟序虞公奏議云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卻虜兵四十萬者功偉然忘者猶曰適然豈知公于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乎衆人之表矣及虜叛盟

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于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間嗚呼非胷中素所蓄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徂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其他區畫悉各精密而不苟虜遂遜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歷歷見於奏疏也余切妄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况積習消靡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圖安而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爲國家

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忍短毀之乎  
丘文莊公語先太師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  
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  
拳也瑜有孔明爲犄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  
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任盡言

宋直秘閣任盡言字元受眉山人元符諫官伯雨之  
孫紹興從臣中先之子有詩文集楊誠齋序之謂其  
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鯁而有義氣  
集今罕傳余於羣公四六中見其賀湯侍御鵬舉啓

專言秦檜之惡其略曰請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亡秦  
之巨蠹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擅立刑誅箝當  
代搢紳之口制同列如挾兔斥異議如放豚厚鷹犬  
之養而搏吠已憎疏鷓鷯之行而孤危主勢受其順  
指捷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  
事不實私富貴之龍斷豈止使子弟爲卿奪造化之  
鑪錘大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腕知識寒心上愧漢  
臣初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遂  
令存歿之間備極哀榮之典凡千餘言可謂古之遺  
直不愧其祖矣誠齋風稜義氣之言良非溢美乎余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五十一  
又因此見高宗之庸懦生既誤用檜及檜死謂內侍  
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既知其惡而死猶以王  
爵贈之雖三尺痴童不爲也宋之亡也晚矣噫

### 王欽若

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母賓古請  
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出蠲  
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  
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蠲納司  
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 趙師異

趙師異字從善號墻東趙千里姪也尹京有政聲戮  
杭州姦僧尤竒嘗學犬吠以媚侂冑其後韓侂冑敗  
有贈之謔詞侍郎自號東墻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  
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

異卽古擇字觀其字曰從善  
蓋取擇其善者而從之義也

俗士多  
訛其音

論文或尚繁或尚簡子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  
亦非也或尚難或尚易子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  
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  
唯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該簡左氏相如  
是也而請索者則刻能于言術者能簡命之曰要

又因此見高宗之庸儒生既誤用檢及倫死謂侍  
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既知其惡而死猶以王  
爵贈之雖三尺痴童不為也宋之亡也晚矣噫

王欽若

其嚴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實古語

其嚴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實古語

其嚴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實古語

其嚴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實古語

其嚴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實古語

其嚴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毋實古語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二

從子 有仁編輯

成都楊慎著

後學趙開美校正  
高安陳邦瞻重校  
江陽王藩臣全校  
內江蕭如松

論文

論文或尚繁或尚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

亦非也或尚難或尚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

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

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該瞻左氏相如

是也而請客者頃刻能千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五十二  
公羊穀梁是也而曳白者終日無一字奇者工於難  
命之曰復奧莊周禦寇是也而郇模劉輝亦詭而晦  
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釘鉸亦淺  
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陸韓論文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  
云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  
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  
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  
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

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  
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  
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  
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  
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佞  
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  
六經之道遯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  
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慎謂華之論文簡而盡

楊子華文集 卷之五十一  
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特難爲褊心狹見者道耳

李耆卿評文

李耆卿評文曰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

蕭穎士論文

蕭穎士云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于治體枚乘相如亦環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稽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

風于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夔絕無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蕭之所取如此可以知其所養矣

余知古論退之文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答牛享書作諱辨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

韓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羣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湜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

梧桐而孟集無此一首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矣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

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嫻於辭也

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渟瀟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之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馱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巖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曾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古人文法有祖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  
 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剗費無  
 忌教郅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廕  
 而中山罪班固漢書曰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  
 卻而晉厲弒豎牛奔走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費  
 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  
 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庠  
 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  
 效之為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藩黃歷

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  
 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  
 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  
 孔子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  
 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  
 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葉無根

楊升菴文集 卷之五十二 五  
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於虛長卿亮不可  
及今法言無此條

古詩文宜改定字

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踣衡出  
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  
將字白居易詩千呼萬換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  
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  
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訓詁之文貴顯

楚辭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謂甲乙辰謂寅卯逸之

意本謂日爲甲乙之屬辰爲寅卯之屬而各省二字  
後之讀者不曉便謂甲乙爲吉日寅卯爲良辰雖朱  
子注楚辭亦誤用俗見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日從  
甲至癸也辰從子至亥也此則明白無疵大凡訓詁  
之文貴顯如此

古人多譬况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  
云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  
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  
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迓

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迂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紺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

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珮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禘謀草創之左氏遂謂禘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卽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諭知者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馭涉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  
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疎鐘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  
樂為意不同此類為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  
裏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  
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古文引用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  
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于鄭國棟也棟拆榱  
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明言易  
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

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  
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十人同者眾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  
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郤至聘楚辭享云百  
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  
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故詩曰赴  
赴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  
也宋陳文簡曰古文取詩云詩取書云書蓋常體也

或以康誥為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為西方之書見國語

以咸有一德為尹吉禮記以大禹謨為道經荀子不

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

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上稱洵曰武

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

卒章為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為篇目國語數章之

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

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無補陳

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鱸鯉膾

胎蝦寒鱉炙熊膳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鱉蓋魚

鱉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為寒字誤而從魚

字邪不思寒與魚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

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

法鹽鐵論羊淹鷄寒雀駟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鷄

蒸麇劉熙釋名韓鷄為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

將行耻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刊本為不知者

改作吳軍蓋越甲吾君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

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

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古文倒語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爲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

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子路賫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賫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籍如莊子九淵

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蚘蚘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  
夔蚘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  
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文字之衰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於王  
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  
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  
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  
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  
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

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葦甚矣予  
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  
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  
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  
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  
人之策論其間學爲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  
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  
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爲衰世之文今之科  
舉以爲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謂詩至選  
爲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棟不知詩者反

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諱名苟進而不知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蠶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折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

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曆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目學之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

李昭

日而月之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咲也幾希



梓澤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  
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  
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  
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  
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諸家地理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荆

州記荊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  
操定州之陽望衡封宇歡情自接汎舟褰裳率爾體  
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嶺傾岳恒  
有落勢風泉傳響于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  
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  
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  
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  
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  
云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然二公詩語  
亦自有優劣試與詩流辨之

辨華

張平子西京賦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隋其若削辨華  
辨駁華麗也辨古斑字又音葩或寫作斑梁元帝纂  
文云辨華文麗也

昭藐流眇

西京賦昭藐流眇一顧傾城注昭眉睫之間藐好視  
容也○今按詩云猗嗟名兮玉篇引之名作顛眉目  
之間也字從冥言美人眉目流眇使人冥迷所謂一  
顧傾城也昭顛字異音同義

防露之曲

文賦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注引東方朔七  
諫謂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說謬矣若指楚客卽爲屈  
原屈原忠諫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桑間爲  
對則爲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注  
房露古曲名房與防古字通以防露對陽阿又可證  
其非雅曲也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  
露下漏月而來風庇清彈于幕下影耀歌於帷中蓋  
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防露有鷄鳴如今之竹枝東  
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云野有蔓草  
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知

柳子六逆論

柳子厚駁春秋左傳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夫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聞舊雖爲治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人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

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柳子此言是矣然未究其事與時矣蓋衛將立州吁而州吁乃賤嬖之子賤妨貴之一言專指州吁此事之不同也若遠間親新聞舊則周之用人尚親親先宗盟而後異姓魯之大聖如孔子亞聖如顏回固不得先三桓此時之不同也石碻之言未失也嗚呼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此周公所以思成湯之立賢無方而畎畝版築魚鹽之事孟子特稱之以爲千古之希遇也然則光武之禮子陵昭烈之顧孔明謂非三代明良之盛事乎

楊文安公戒諭諸將銘

金人敗好率先興戎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大將皆吾爪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上爲社稷下爲生靈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相救如子弟之衛父兄追廉藺之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犄角之勢用濟同舟之安諸將讀之無不感奮當時謂可與陸宣公奉天一詔同朱子取二句入孟子注則此文膾炙當代久矣楊公名椿省元眉山人

李巽巖撰趙待制開墓銘

蜀葭爾國偏處西南初幸自保社魚栢蠶驟通秦塞

開明始貪膠擾肇茲事難盡談秦函取蜀篋胫囊探歛旣野蔓葛仍谷覃山玉靡在淵珠莫涵昔萬億稊今儲石儋上豈云富下滋不堪役困則傷告病如譚兵端孰弭寇鋒誰戡蟻聚蠶屯猶虓虎闕公起圖之寧忍一慙摧茗酒鹽兼用此三織楮寓幣重輕相叅吏姦游賊交鬪並讒止蕃蠅營射沙蜮舍苟可救時荼苦薺甘退省其私不羸一簪公曰我法要祇能暫彼兵與民互爲矢函長此安窮亂是用飲解而更張五盍手攬天不慙遺斷鞅脫驂使民至今未弛負擔豈無若威逞願釋憾公葬久矣幽公沈沈我作銘詩

神明所鑑刻諸北山維石巖巖美其必傳澤詎卒斬  
後此千載勿毀勿撼

辭尚簡要

書曰辭尚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  
文章匿采楊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  
觀在昔文弊于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  
之人至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爲當時行狀墓  
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  
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  
故也元人脩宋史亦不能刪節如反賊李全一傳凡

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  
沒何地宿學尚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語古今文章宋  
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  
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  
予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矇矓既書  
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謎語誑兒童者讀春秋之經則  
如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穀  
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冗乃聖門之荆棘而後  
人實以爲珍寶文弊之始也愛忘其醜可乎我  
太祖高皇帝科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

浮詞異說百八十餘年遵之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  
千有餘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鑿破題謂之馬籠頭  
處處可用也又謂舞单鎗鬼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  
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  
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  
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  
不知何所抵止也可以爲世道長太息矣

邵公批語

先太師戊戌試卷出舉子蹊徑之外考官邵公暉批  
云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當時以爲各

言後觀龍川集乃知爲陳同甫作論法也先輩讀書  
博且精不似後生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也因書之  
家乘

### 歐陽公非非堂記

歐陽公非非堂記云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與其  
諂也寧訕此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  
上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如歐之言是以聖賢所  
惡者自居也而可乎語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譽可過而毀不可過也大  
舜隱惡而揚善春秋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

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孔子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近厚之道也如歐之言則訕訐之風盛而不肖之志得矣試取韓文公原毀一篇觀之其立心之公私高下何如哉此說一倡則萋菲貝錦簧鼓陷穽何所不至其不流于小人之歸也幾希

平復燕雲表

王將明作賀平復燕雲表以昆夷維其喙矣對燕人悅則取之鄭達夫亦用上句而下以周公方且膺之爲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切舉已對曰此是當家者

吳潛宅揆麻制

予方重宵旰之憂汝不以晝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戒限未明戎不可以亂華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吝而莫紓在庭狃于意見之偏在邊玩于守備之弛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救寧之計任重道遠實惟弘毅之賢於乎詩有天保采薇當厲脩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惟至誠足以動感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繫我耆俊毋煩訓詞

二盧

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賚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托于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如胡曾詠史詩惡劣之尤而天下誦之豈非幸耶

張謂贊劉裕

唐文人張謂評劉裕云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公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文簡嚴可以誅姦雄於旣死矣當表出之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



參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污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  
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蔣之翰稱離騷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驚瀾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  
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  
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集文選文士姓名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  
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爍鮑至十人謂之高齋

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  
知何地爲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

白渠歌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鍾成雲  
決渠爲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此漢紀  
所載比漢書多水流魚跳二句

韓子連珠論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  
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

楊子華文集卷之五十一  
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  
謂連珠始于楊雄非也

雪讚書統扇

羊孚作雪讚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靡遇象能鮮卽潔  
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余嘗有夏日詩云統扇書羊孚  
雪玉笛吹李白梅

巧心妍耳

陸機文賦雖濬發於巧心終受欺於拙目袁彖云有  
異巧心終愧妍耳自謙之辭也

傅一廖二

吾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巴  
三收彈丸黑子之地傅一廖二成大統函夏之天傅  
一廖二乃

大祖御製平西蜀頌中謂傅友德之功第一廖永忠  
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宋書登三乘六

涼謝愛獻晉帝表登三緯地乘六御天宋人德奉三  
無功安九有句法祖之

楊炯稱王勃

楊炯序王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

一變盧照隣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蓋用漢書九變弗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僻奧如此

榮露蕭雲

宋書符瑞志榮露騰軒蕭雲掩閣緯書云榮光纂河休氣四塞天地訴合乃降甘露是謂榮露尚書大傳蕭索輪困是謂卿雲溫子昇詩桐華引仙露槐影麗卿烟皆用此事文人好奇如此

齊書卿烟玉露旦夕揚藻

雪窖冰天

歎馬角之不生蒐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泪雨冰天

洪皓祭徽宗文

草薰

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江淹別賦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正用佛經語六一詞云草薰風暖控征轡又用江淹語今草堂詞改薰作芳蓋未見文選者也

弘明集地芝候月天華逆風

舜梧堯柳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舜梧北平堯柳其句極工且新

望杏瞻蒲

徐陵候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

喜萬鍾春鷓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必鳴機杼前

句勸耕後四句勸織  
孟昶勸農文全用之

崔雍

崔雍吊蕭至忠文曰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  
之鶴虛喚天命如何

鈇視

謝靈運山居賦銅陵之奧卓氏充鈇視之端金谷之  
華石子致音徽之觀注引楊雄方言梁益之間栽木  
為噐曰鈇裂帛為衣曰視

綈袍統扇

宋人四六云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統扇遺買  
臣終致上客之引○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綈匿跡  
人未知也所交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  
遺以統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青案綠瓷

古詩青玉案即盤也今以案為卓非孟光舉案即盤  
也若今之卓子豈可舉乎綠瓷酒噐見鄒陽酒賦

紫莖屏風

楚辭紫莖屏風文綠波注以屏風為草名又曰屏風  
謂葉障風○今按後說最是屏音丙屏風正與綠波

為對最見工緻

宋吳感詩繡被夜歌青翰檝綠波春漾紫莖風

白間

西都賦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為對白間猶黃間也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間古弓名文選以間為鵬非也

明駝使

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明作鳴非也駝臥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

諾臯記序

段少卿諾臯記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子言竈下之駒掇莊叟說尸下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觀委蛇而病愈

千眠

陸機文賦清麗千眠注光色盛貌一作裕綿望山谷青裕裕也見說文轉作芊綿韋莊詩可憐芳草更芊綿

步有新船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爲涉謬矣南方謂水際爲步音義與浦通韓退之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之稅柳子厚鐵鑪步志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日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爲墟水津爲步曾步卽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樹萱錄載唐臺城故妓詩云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

伏湛奏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古蜡祝丁零威歌遺句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草木歸其澤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增此二句義始足丁零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而脩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纍纍

增此三字文義始明書所以貴乎博考也

古人僞作外夷文字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於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菽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上表表辭極偶麗中有云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賤如芻狗微類醯鷄虛荷燭幽曾無執贄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

老莊之玄言習徐庾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尚可人爲况外夷之貢志在互市罔利諭以導之無不可者書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唐明皇詔

唐明皇詔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斯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不通古今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于張打油胡釘鉸極矣明經有謂堯舜爲一人班固與班孟堅爲兩人者豈止罕窮旨趣而已

縱囚論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予考縱囚目歸  
之事不始于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翹後魏  
之張華原隋之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爲美太宗好名  
者蓋慕而效之耳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逗韻止與殆逗韻  
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  
正逗定倚逗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  
亦是韻語古文多用八字之內而四韻者僅見此二  
條耳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  
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  
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  
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  
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  
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媿二宋後揜三洪矣豈不善爲  
四六者耶

周司寇匭銘

博古圖載周司寇匭銘五句二十字其辭曰作司寇



木子補文集 卷之五十二  
三十一  
匱用造用歸維之百察考之四方求之祐福其文極  
古雅當表出之

四六湖陰曲題誤

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  
於湖今之歷陽也帝至於湖為一句陰察營壘為一  
句温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來作於  
湖曲以正之

升菴先生文集卷之五十二 終

者蓋以遺時清明天子... 不遺一介之賤使得... 西天下無事為時... 則不遺翠色方與... 於斯時竊獲此賜... 是一時之盛事也... 沈浮兩澤水為物... 無知猶然志氣思... 慕六塊如之間而... 及僑臣

